

唐朝晖·著

工厂的夏天

有沈从文的影子，
工厂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作者的边城。
冷峻细微的眼光，审视工业文明，
文字深入事件底部，生活和工作中，充满着单纯的快乐。
一个人的工厂，一个民族的大厂时代。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工人的夏天

唐朝晖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工厂 / 唐朝晖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9.5
ISBN 978-7-5402-2074-7

I. 一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6990 号

一个人的工厂

作 者 唐朝晖
责任编辑 谢 谢
装帧设计 门乃婷
摄影作品 杜英男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1400 × 1000 1/16
印 张 14
字 数 160 千字
版次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

第一部 我的石灰窑

001

我在石灰窑，从一名工人到班长，成为一名永远的石灰窑工人，被人称为「窑工」。

每天都在石灰的飘扬中走来走去，这些石灰是我一手弄出来的。在高温的煅烧中，青色硬冷的石灰石慢慢燃烧成红色。石头的燃烧，是重量的燃烧，重量在燃烧中消失。石头一层层冷却下来，保持着它原来的形状，颜色由青变成纯净的白，由重变成轻。

在石灰窑，没人来争夺你的位置，没人来嫉妒你。想说话的时候，可以与老中青大哥大骂一通，大吵一架。一分钟后，又在一起说笑话。

很多时候，我会爬上十层楼高的石灰窑窑顶。站在上面，可以看到三分之二的铁合金厂区。钢铁、浓烟、火光、灰尘、噪音，不会伤害我。我是石灰窑一枚健康的零件。

051

第二部 工厂DV人物

十多个人，骑着单车从马路直接进入人料坑的厂房里，有些人把单车支好，有些人就把单车随手放倒在外面的矿石堆上。他们的穿着不像我们是统一的服装，穿什么衣服的都有。他们都从单车后座上抽出一把铁锹，统一的模样和工具会让人想到敌后武工队。

我们很多人都弄不明白，一个与领导搞不好关系的人，一个喜欢冲动的人，一个经常与年轻工人混在一起打牌，又经常输，输了还请人到家里去喝酒的人，怎么会当上窑长！

目录

第三部 一个人的工厂

145

指头按在引风机的蓝色按钮上,二十分之一秒的时间,引风机突发狂笑,没有从弱到强的过渡,直接到顶级高音部。尖叫十秒钟后,几十种尖叫就混进来,声音成为了同一种旋律同一组词。

我像一条鱼,每天游荡在声音的大海里,感受着钢铁的声音。在生产厂房里,电与铁的声音淹没了其余所有的声音。被很多人争夺的所谓的话语权,在这里,变成了人的声音、植物的声音被钢铁彻底取消,只有生产的声音。钢铁嚎叫着奔腾在三个主要的生产分厂。长期的机械劳动中,我学会了冥想。

185

第四部 细微工厂

一根摇晃的绳子,一堵垂直的墙,一根单行的轨道,一个红色的按钮,一面透明的玻璃,暗示着生命每一个薄弱的环节。

没有电,钢铁沉进黑暗的中心,偌大的铁合金厂就是一片废墟。各个雄壮的部位软化在敞口的房间里,这里是手那里是脑袋,所有的机器完全没有了呼吸,还原为铁的概念,它们的灵魂已经出窍。这个时候,很少会遇见任何人,大部分工人已经放假,只有少数几个维修工人在这里敲敲,那里打打,把掉了的手指焊接上,重新给左边的耳朵安上一个环,方便吊车的抓放。

第一部

我的石灰窑

我在石灰窑，从一名工人到班长，
成为一名永远的石灰窑工人，被人
称为“窑工”。

每天都在石灰的飘扬中走来走去，
这些石灰是我一手弄出来的。在
高温的煅烧中，青色硬冷的石灰石
慢慢燃烧成红色。石头的燃烧，是
重量的燃烧，重量在燃烧中消失。
石头一层层冷却下来，保持着它原
来的形状，颜色由青变成纯净的
白，由重变成轻。

在石灰窑，没人来争夺你的位置，
没人来嫉妒你。想说话的时候，可
以与老中青大哥大骂一通，大吵一
架。一分钟后，又在一起说笑话。

很多时候，我会爬上十层楼高的石
灰窑窑顶。站在上面，可以看到三
分之二的铁合金厂区。钢铁、浓
烟、火光、灰尘、噪音，不会伤害我。

我是石灰窑一枚健康的零件。

青色的工作服落满了石灰,挥舞着沾满了石灰的披肩帽重重地往身上打,一下一下,灰尘一次次飘起又散落。几分钟后走开,站的地方落满了一圈的石灰。把手闷、披肩帽挂在休息室的墙上,到其余工地走一走。

我们上班的时间是八个小时,工作的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,但,其余的时间是不能够离开工厂的。实际上,到其余工地走也是不允许的,称之为“串岗”。

我喜欢这些高大的厂房。

二分厂是一个冶炼分厂,七台电炉在电量充足的二三季度是全部启动的。现在是初春,只有三台电炉在工作。厂房有八层楼高,大部分是开阔的,一望到顶。许多钢铁搭的架子,左一根往里倾,右几根往厂房的顶上走,从这个角度伸出一根三角形钢铁,与垂落下来的钢条错落成无数个多边形。有时候几根钢铁同时搭到右边的电炉上,四五十米长。交叉搭配是简单错落的,似乎没有规则,几十根上百根钢条在四千多平方米的厂房上空交叉、流动,凝固成线条。三角形的侧面、四方形的异变,流动的线条表达着钢铁的硬质。它们时而上,时而斜插过来,在这巨大的生产铁的空间里,硬在这里柔软下来。它们交叉流动、凝固成线。

我喜欢这些线条,仰望它们,几台房车在这些钢线条中穿行,切割着重新组合着线条的图案。

“注意,你的头在手上。”

一个女子粗犷地大声说话。随后,我听到了一大串天车的铃声。叫声和铃声

是与我同时进厂的女工发出来的。

她挑衅地提醒我，别把安全帽拿在手上。我晃了晃黄色的安全帽，大叫：“小心你的钩子！”

她开的天车下面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铁钩子，重达百十几斤。只要碰上，无论有无安全帽，人必死。天车的钩子，像一个倒置的问号，轻而易举地钩上千把斤是没问题的。天车钩子被她按了一下开关，收了上去。轻悠悠的一个钢铁问号，向五号炉那边开去。

我低头走进三号炉的辖区，围着炉底转一圈。这个硕大的炉底，可能要我十五个唐朝晖才能合抱。因高度问题，我不得不时刻提防着头上的钢条。它们没有了厂房左边那么巨大的空间，几米一根钢条被焊接成各种图案，通过拉、顶、交叉，撑住一些或大或小的物件。这些线条触手可摸。

置身于这些钢线条中，很多次地联想到当下一些艺术作品。

美国有位艺术家，他把一根根钢条竖靠在白色背景的展厅里。几十根钢条随意斜靠，白的墙，青灰色钢铁的硬，生发着艺术的氛围。艺术家穿着随意地走过来，把一根钢条推向另一根钢条，一个元素活了起来。随着惯性另一根钢条倒向另几根钢条，钢条落地，声音与工厂里的声音不同。

后来我又看到了湖南画家贺元龙的底层油画，他画的就是钢铁的线条。我看到了、听到了他的钢铁通过密集的色彩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几乎都是这个时候，下午一点二十分，原料坑的大棚是安静的。水泥和钢筋

分割着地下的空间,形成百来个坑,长与宽保持在7米×7米之间。坑的墙由水泥和钢筋构成。由于天车的不停敲打,水泥一块块地掉落,露出来的钢筋几经撞击后,也越发扭曲了。某个坑角,几根钢筋弯曲着突在水泥外面,钢性和它的硬度在它的弯曲中更加醒目。水泥的角是粗糙的,一般是被天车的铁爪给碰掉的。除此之外,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碰坏这些结实的坑墙的。几十个坑,大小均衡,多少给人一种气势。一大半的坑里堆满了青灰色的石灰石,每块大小控制在两三斤左右。每天几乎有近百吨的石灰石被运到这里,又被石灰窑给吞吃炼成石灰。每一块石灰石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。

下午一点二十分,石灰石在坑里堆成一个个小山,它们与周围的钢筋、机器和工作场地形成了区别:石灰石上没有一点石灰,因为它们都是刚到。石灰石的青灰色鲜活地堆积着,一块块,是那种很有品位的色调。我一次次走出休息室,站在几千吨石灰石的小山上。它们与我的命运差不多,在等待另一种命运。在来此料坑之前,它们在矿山里,被大炮、钢凿、机器碾压,从各条流水线的皮带上被火车运来,被天车抓放在这里,它们在噪音之路上抵达这里。短暂的宁静,我们暂时不会打破,过两小时,它们将被送进烈火中,变成另一种事物。我也一样,在同时刻,将开动机器,成为机器中一个活动的奔跑的零件。

找一块平整的石灰石,坐下。石灰石一块块安静地呆在坑里,左边是一条火车道,上面落满了石灰,两条钢轨被车轮磨得光光滑滑地发着亮,或混淆或隐藏在石灰中。许多脚印零乱地留在每条铁轨的两边,深深浅浅的脚印,叠加着。脚踏下去,白粉扑上来。许多脚印沿着铁轨伸向料坑的那一边。料坑大棚由几十根一百来米高的水泥柱支撑着,顶棚层顶斜斜地镶着一块块巨大的水泥板。

时间已经是两点半,我只要转身,按下三个开关,这里的原料就马上会被剿杀一半。青灰色的石灰石也就改变成石灰了。宁静多少是一种保持,而声音,是一种改变的信号。

3

四扇厂门,有人轮流把守。每天几乎是同时,许多人从这里进出。时间一声不吭地下达着进去和出来的指令。几乎所有人都骑自行车。经过十米宽的厂门时,从一条白色的线开始,我们必须下车,推着自行车走十米,这是一种打断的提醒。

打断:几千人骑着自行车从门里往外流,在门口下车。在这里,流动的节奏突然间产生了第二种节奏,这种节奏在下车、上车的动作间变换转合着。

提醒:从这里进出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。进去的人是用劳动来代替外面的游戏;出去的人可以随心所欲,工厂里的事情可以不再理会不再想像半点。

4

一堵围墙围着工厂。围墙内,四条井字形马路包围划分着九个分厂,一个格子一个分厂,大小错落地散布。我们兴奋地成为一个格子里的六百粒棋子之一。心甘情愿成为一粒棋子,与王菲的《棋子》无关。我们是快乐的棋子,我们是游走的棋子。八小时之后,可以到其余格子里去任意走动。只要不去拧开关、捡拾东西,没有任何棋子可以吃食你。几乎所有的格子我都去过,感觉格子里的机器、电

火花,围墙内的马路、树都是自己的。八小时后,通过井字形的任何一个方向的门,可以到各个生活区的体育场、俱乐部打球、借书、散步,这些也是我的。没有飘的情绪:这些东西都是固定的。没有虚设的感觉:这些设施和东西都可以去坐一坐,可以用手抚摸。没有孤独的滋味:有一些同甘共苦的工人兄弟,一起进厂、一起长大的朋友。井字形的路两旁,巨大的法国梧桐和白玉兰树,绿着,香着。每天从这里经过。白玉兰花开时,偶尔站在自行车上,摘一朵,带到石灰窑的休息室,送给某位女士,她会用心养起来。休息室里石灰的气味没了,白玉兰的香浓中有淡。

5

我从来就没想过会离开铁合金厂。想都没想过。最大限度就是从石灰窑出来,调到分厂做一名宣传干事,最大的愿望是去编辑《湖南铁合金厂报》。他们不会要我去的,这一点我最清楚。我只是偶尔靠幻想来激动自己的情绪,来一次次上演自己到了那里后,可以改观很多事情的幻觉。最后的结果只是改观了我的幻觉。

我始终留在石灰窑,从一名工人到班长,就这样,成为一名永远的石灰窑工人,被人称为“窑工”。我喜欢这种窑工的工作生活,原来就是为了养活自己的肉体,干什么都一样,只要让肉体健康地活着,就行。工作之余,百分百地投入其余任何事情中,与工作毫无关系。有些人工作完八小时之后,工作还如细菌一样感染着业余生活,那肯定让人难受。把工作想得简单点,并且,我的窑工工作,每天有三十分钟的体力活,让自己出身汗,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推小板车、铲石灰、搬石灰石、挪动钢铁是我的工作。站着干活,可以避免肩、颈、腰的劳损。在石灰窑



里,工作越多,身体越好。工作的时候,我就是个钉子、一个零件、一块石灰石。

只要按部就班就行,只要随程序走,不要太多思虑。这比当老总好,比做记者好。

我没想过离开石灰窑,我喜欢在那两座高耸的石灰窑里工作。

它隐藏在任何一个地方,它的随意性很大。很多次,感觉到自己的手摸到了

它诡异的笑容。偶尔,它会一声不吭地飘走。有时,轻轻地咬一口,一块肉就在皮肉还来不及疼痛的时候,死了,没有一点声息。那块血呈铁青色淤积在鲜活的肉体中,像玉里的瑕。更多的时候,它用随手拿起的物件切割我的皮肉,血红得发黑地流出来,那块掉下来的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地掉在石灰堆里。这些,只是一种随时的玩笑,一招没有谱的剑术。

它与众不同。在我们农村,说它最怕钢铁和火。火燃起来,它就会逃遁;钢铁的坚硬,会让它逃之不及。而在工厂里,它却完全寄生于冷的钢铁,寄生于让铁成水的高温和冲天的红光中。昨天,它还随铁水一同扑在一个工人的安全帽上,安全帽全熔化了,脑袋的五分之一在半秒钟内熔解。今年上半年,一个人的手就来不及与身体一同逃走,被天车的铁轮与天车的铁轨合谋咬了一口。两米宽的车子经过,手先于身体一步从几十米高的房顶摔下来,它与那人的嘴巴一道大叫了一声。去年,它藏在一个巨大的变压器里,与电一起布阵,来来回回地在工厂四周闲逛,也许是它的衣袍太长,不小心在往回走的路上,衣带被风吹到了来时的路上。火花四起,它火龙般,从二百米外狂奔过来,像个烈妇用头直冲变压器,几千伏安的变压器在它的尖叫声中炸向四面八方。它第一次吓得呆在原处不敢动,就在那么几十秒钟里,火炉、石灰窑的机器一个接一个同时炸响,所有的声音在突然间全部消失。偌大的分厂突然间被它一刀砍断了噪音的脖子,身首异处。恍惚之间,没有了巨大噪音的工厂我们不再熟悉,像突然临身于另一个地方,另一个世界。突然的静突然淹过来,它也担心自己的走动,会让我们听到。我,一个人看到了它。

在石灰窑,我三次看到它的影子:死神可笑的模样。

7

时间不是线条,是散落在不同地方的点。从这里到那里,不是由东往西的概念,只是我们的脚因为偶尔,从这一点踩到了那一点上。几乎同一时刻,时间阴谋地流动,生活的点自动串成了线,时空交叉在点与线之间形成,一切交叉相融。

工厂里,没有动物和植物的死亡,只有矿石的死亡,变成石灰或铁合金。

夭折的,也只是钢铁(偶尔也有人)。它们最后的呼吸只有我们工人听到。就像一头牛的被杀,只有那个牛群里的牛知道:又少了一头牛。

我们每天都可以见面。

虽然分为四个班,有时候,就因为喜欢看见那个班上的女孩,我们就可以到那里上十天半月的班,等她走了或找了别的男朋友,我们就回自己的班。

石灰窑这二十多个人的集体里,没有一个人需要我的文字。实际上,全厂五千多人(不包括四千多离退休的),也没人需要。

这是我的原因,我在试图改变。

母亲看了我的诗集,说,心情太灰色调了。

在词语里,我是灰色的。

词语直达我的内心。

工人们快乐的火光,每天都旺旺地燃烧着。火的阴影铺在词语的河面,词语借着光亮,发现了我心的沉重。

工人的快乐火焰,让词语看到了我的阴影。

与石灰灰尘打了十年的交道,每天都要闻它的味道。

与电视报刊文字打了六年的交道,每天把那些文字翻来覆去地读。

我喜欢前十年白色的气味。没有它,我就不能在气味中分析出某些毒素来。石灰是可以杀菌的。石灰灰尘的姿势是轻舞、弥漫,然后融入它到达的地方。它是轻盈和随意的。

